

◎ 领袖人生纪实丛书 ◎

朱 德

人生纪实

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 编

下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研部丛书
领袖人生纪实丛书

朱德 人生纪实 下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目 录

下 册

交 往

特殊的寿礼——与邓小平	487
“将军莫唱大刀头，沦陷山河寸寸收”——与叶剑英	496
“在党内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说”——与雷英夫	508
“到抗日前线去”——与韦杰	513
赤诚与共——与李根源	522
“没有让出的道理”——与朱怀冰	529
真诚的合作——与卫立煌	532
友谊逐日深——与史沫特莱	539
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与柯棣华	544
“他简朴得像个农民”——与斯特朗	549
“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与史迪威	553

珍 闻

不徇私情	555
------------	-----

没接着总司令·····	556
宽待日军俘虏·····	558
副司令长官和司令长官的一次会见·····	560
不拿枪的工作·····	562
暗查夜哨·····	564
借釜酿酒·····	565
抗大一分校的“老园丁”·····	567
“呀！真是朱总司令！”·····	570
密切联系群众·····	572
卫士长的回忆·····	574
接遇乡农霭似风·····	579
戒烟·····	582
谒黄帝陵·····	585
“电台工作很重要啊！”·····	588
女儿记忆中的父亲·····	592
给雪人点燃一支香烟·····	594
海量·····	597
“放下，不许赖！”·····	600
“南泥湾就是你们的家”·····	602
在集中营里的女儿·····	606
不当“剥削户”·····	608
吊唁左权·····	610
一套旧棉衣·····	611
背糜子·····	612
带头遵守革命纪律·····	614
保育院的“高参”·····	615
球队顾问·····	618
要做“球场健儿、沙场勇士”·····	620

第五编 走向胜利 (1945—1949)

历 程

与国民党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623
提出积极向东北发展的主张	626
人民的光荣	629
石门战役“要勇敢加技术”	635
在冀中巡视工作	641
在长春、沈阳攻坚战役中	654
在大决战的日子里	658
视察唐山铁路机厂	668

交 往

“一生为革命，盖棺方论定”——与陈毅	674
总司令要我“努力学习”——与杨得志	680
“义声昭著，全国欢迎”——与陈明仁	683
“共产党人是不讲私人关系的”——与李师弼	686

珍 闻

“谁也不许搞特殊化”	688
一顿午饭	692
组建晋察冀野战军领导机构	693
在西柏坡	698
“就要这个土布的”	701
“你对他要严格管教”	702

“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他们的功绩”	703
亲切的接见，谆谆的教诲	706
“战术就是钱串子”	710
与敌同行	714
“钓大鱼”	717
赔鸭子	720
儿子去当司机	721
“我就在这里吃面条”	723
“朱德桥”的来历	724

第六编 开国创业 (1949—1956)

历 程

参与筹建新中国	727
开国大阅兵	731
第一任中央纪委书记	734
“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	740
情注西藏高原	748
“朝鲜人民在等着你们”	755
“把手工业工作做好”	762
视察钢都	769
情系龙烟铁矿总厂	773
共和国第一元帅	779
历经四个月的出国访问	782

交 往

战友情——与彭德怀	789
宽阔而温暖的心灵——与黄树则	792
“可别忘记替我们向陕北人民问好”——与高克恭	799
“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与王葆真	802
一张借据的际遇——与傅德辉	808

珍 闻

“我们要有海陆空”	810
“量才录用”	813
中南海永福堂	814
严肃党纪治病救人	816
珍贵的文物	818
杭州疗养	820
做了爷爷和外公	823
幽兰报人民	825
总司令的海军月	827
难忘的接见	832
伟大的水兵	834
前线归来访本钢	837
“不要孝子贤孙”	839
老两口在北戴河	841
关心警卫员	843
南下广州、上海	845
上白云山	849

第七编 曲折探索 (1956—1966)

历 程

海南岛之行·····	853
“把长江以南管下来”·····	861
锦绣河山收拾好·····	867
参观韶山·····	870
庐山会议上提意见·····	874
七十四岁访故乡·····	881
视察大庆油田·····	889

交 往

“览之自怡悦，述与子同歌”——与董必武·····	892
“要保持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与方志纯·····	900
邕城偶遇情如故——与潘少洲·····	904
朱老总教我种兰花——与水静·····	907
“您过去是我的老师，今天仍然是我的老师”——与李鸿祥·····	914

珍 闻

“国家领导人更要想着国家”·····	916
一条旧毛毯·····	919
兰花情·····	920
读碑临帖 一生不辍·····	922
走遍全国·····	926
“终归胜利属人民”·····	928

秘书的怀念	929
总司令与群众	932
飞渡大连湾	934
爷爷的家教	937
蓬勃挺秀 天下流芳	940
“不要宣传我”	942
关心华北制药厂	943
拜农民为师	946

第八编 “文革”风云 (1966—1976)

历 程

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951
遭受诬陷和攻击	957
艰难的境遇	964
疏散到广东	968
在最后的日子里	975

交 往

庄严的军礼——与罗瑞卿	978
“历史是公正的”——与肖华	983
“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与王诤	985
永远的怀念——与成仿吾	992

珍 闻

闲居生活	994
天伦之乐	998
勤奋才能出天才	1001
加速人民海军建设	1002
严格要求子孙	1006
“革命到底”	1007
“我们是夫妻，又是同志”	1008
最珍贵的遗产	1013
 编后记	 1015
 说明	 1016



特殊的寿礼

——与邓小平

战争年代，邓小平作为战略区的指挥员，在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南征北战，多是通过电文沟通联系，建立友谊。邓小平对朱德特别敬重，在其 60 大寿时，他送上了特殊的贺礼。朱德访问苏联，两次讲话稿均请邓小平审阅。邓小平在重大问题上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朱德都从谏如流，予以采纳。面对中央人事安排的重大变动，朱德致函邓小平，表示自己服从安排，让其“祈无顾虑”。

“我和老彭、伯承都不出面，由小平同志来干”

进入 1940 年后，抗日战争的发展形势更加恶化。1 月 17 日，蒋介石发出命令，要太南、太岳地区的八路军一律撤至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北。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当然不能坐等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有关指示精神，于 1 月 18 日发出反顽斗争指示。19 日，朱德、彭德怀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并于同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令陈赓部主力立即移驻太岳区，同决死队会合，统一指挥该地区的八路军和决死队。陈赓部到太岳后，狠狠打击了顽军第二十七军，同时争取其他国民党军，制止了国民党军向临屯公路以北进攻的企图。紧接着，刘、邓根据朱德总司令的部署又令三四四旅在太南地区向阎锡山的反共先锋孙楚部发起反击，恢复了太南被反共顽固派占领的地区。

对于抗日阵营内出现的这股反共逆流，一二九师指战员中有许多人思想不通。为了贯彻八路军总部和朱德总司令的指示精神，使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站在全局的高度认识当前妥协、投降和反共的逆流，提高抗日反顽斗争的自觉性和必胜信心，刘伯承和邓小平于1月20日在辽县桐峪镇召开了干部大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分析了目前出现反共逆流和投降妥协逆流的原因后，向干部们提出：

“中国今天的抗战，正处在十字路口，正在激烈斗争中，时局尚未最后绝望。我们的任务，是争取时局好转。我们全体指战员和根据地的干部群众，都应该有高度的警惕性，准备应付随时可能来到的突然事变。突然事变可能有两种形式：一是全国下大雨，一是部分的到来。无论是哪种突变，我们仍然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立场。”

然而，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对朱德的忠告只当耳旁风，仍然我行我素。朱德、彭德怀决心给其以狠狠打击。

反击朱怀冰部的磁武涉林战役准备于3月5日发起。在研究战役部署时，为了以后统战工作的便利，朱德说：

“这回嘛，我和老彭、伯承都不出面，由小平同志来干，到时候好说话。”

将战役交由政治委员单独指挥，充分说明了朱德对邓小平的信任。

邓小平从朱德总司令处受领战役指挥任务后，于2月下旬，即开始调动部队，研究具体作战计划。

反击顽军的猖狂挑衅，是一二九师上下早已摩拳擦掌的事情。在师部研究时，邓小平提出：

“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根据目前顽军的态势，我们的作战意图应该是：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冰部，监视鹿钟麟和孙殿英部，尽可能争取他们中立。”

刘伯承虽然不直接指挥战斗，但他全力以赴支持邓小平指挥，他问参谋长李达：

“除去参加卫东作战的部队外，我们还能抽出几个团？”

“13个团。”李达回答。

“我看，这次战役我们有把握取胜。”刘伯承分析说，“我们目前能抽出集中起来的兵力共有13个团，是朱怀冰部队的三倍左右，这次全用上，分左、中、右三个纵队，采取包围穿插战术，插入朱怀冰部的纵深，直捣他的心脏。关键在于迅速，让朱怀冰来不及跑掉，其他顽军也来不及救援。这次战役的成败，关系整个华北的抗战局

面，各部队都要加强政治动员，要讲清打这个战役的重大意义，坚决消灭他们！”

邓小平接着说：

“我们要把这个屡次争取无效的‘摩擦专家’打个落花流水。对于鹿钟麟，还是要区别对待，对于孙殿英，可采取相约不打枪的办法，劝他尽量离开战斗区域，免得造成麻烦。”

接着，按照朱德的安排，邓小平赶赴前线指挥，刘伯承在师部坐镇。

3月5日2时，邓小平命令各部队全面出击。

早已怒气冲天、忍无可忍的一二九师健儿，一接到邓小平攻击的命令，立即从各自的位置上向朱怀冰部发起猛烈的攻击。朱怀冰做梦也没有想到八路军会对他展开如此强有力的攻势，仓皇组织反击。但为时已晚，遭打击的部队一和八路军主力交战，立刻感到了势不可当的凌厉攻势，没等朱怀冰下令撤退，各部已自顾寻路逃遁而去，此时只恨爹妈少生两条腿，生怕跑得慢了被八路军追上。朱怀冰见部队已不听他指挥，顿时由“英雄”变成了狗熊，为保性命，丢下溃不成军的部队和全部辎重、后方机关，夺路逃跑。一二九师主力紧追不舍，将朱怀冰残部和前来增援的其他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军队统统消灭。

整个战役，从5日发起，8日结束，仅用了4天时间，歼灭1万余反共顽固派军队，活捉了朱怀冰部九十四师参谋长蒋希文、鹿钟麟部参谋长王斌、国民党武安自卫军军长胡象乾等大批官兵，并俘虏了150多名混杂在部队中的官太太。

在此之前的3月4日，程子华、宋任穷指挥的卫东战役打响，一举歼灭石友三、高树勋、孙殿英等部6000余人。

3月9日，朱德、彭德怀电告一二九师，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出面，请求我军停止进攻，愿同我军谈判。刘伯承、邓小平遵照朱、彭指示，下令各部队就地休整。中旬，在太南地区的八路军主力北撤至平顺、漳河之线。后经朱德与卫立煌谈判，议定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南面为国民党军队驻区，北面为八路军军队防区。

抗日反顽斗争，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八路军被迫进行的一场艰苦的复杂的斗争。上述斗争结束后，刘伯承、邓小平在5月24日总结这一斗争时指出：我们在这一时期，一方面要对付敌人的疯狂“扫荡”，另一方面又要对顽固反共派进行必要的防御性的反摩擦斗争。在严酷斗争中要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 and 继续发展自己的力量。这一时期斗争艰苦，处境最困难。

遵照朱令破囚笼

1940年4月1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八路军各师及各军区，指出敌人近日强化交通，修筑道路，并增筑据点，这不仅妨碍我军的军事行动，而且有害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流通。电文要求各部队：对于敌人新修的公路，要加以彻底的破坏。

收到朱、彭的电示后，邓小平即同刘伯承一起认真研究了晋冀豫区的对敌斗争形势，决定坚决执行朱、彭正、副总司令的指示，在本区内，协同友邻部队，并领导广大民众发动大规模的彻底破毁铁路、公路及其穿入各分区的大道，保卫根据地。4月5日，他们签署了《一二九师关于破坏敌铁路公路部署的命令》。

4月6日，在长治以东平顺和潞城县交界处的北社村，邓小平正和刘伯承一起研究破击日军交通时，又收到朱、彭来电，要他们将过去阻敌修路和破路的成绩与经验汇总上报总部。接报后，邓小平立即让人将李达参谋长叫来。

刘伯承首先发问：

“敌人最近的筑路情况有什么进展？”

“晋东南方面，白晋路北段已修到了沁州，正在抓民夫给他们打洞、筑堤、筑据点；南段的敌人已占领了高平和晋城，看样子，敌人是企图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李达报告说。

邓小平听后说道：

“敌人的意图很明显，是要用白晋铁路把晋东南劈成两半，将来再修一条从临汾至邯郸的铁路，把晋东南划成‘田’字形，将我们分割开来。朱、彭两位老总可谓全局在胸，看得很远。破路问题不是战术问题，是战略问题。”

“政委所言可谓一语中的，对朱、彭首长的意图领会得透彻。”刘伯承称赞道。

李达补充说：

“现在，白晋路四周的平汉、正太、同蒲、道清等四条铁路，都在敌人占领下。从去年开始，敌人抢修陇海、沧石铁路和济南经大名到邯郸的铁路。这几条铁路的抢修，看来都和敌人准备持久‘扫荡’晋东南有直接联系。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太行、太岳、冀南这三个区内外，敌人已修建了256个据点，我们这几个区的联系，比以前困难多了。”

刘伯承听后，沉思了一会儿说：

“我一直在想，敌人的这个‘囚笼政策’，究竟是啥子意思。打个比喻来说，敌人是要用据点间的铁路和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紧紧地缠起来。”

一边说，刘伯承一边用手比画着：

“他这个铁路好比是柱子，公路呢，好比一条条的链子，连接铁路公路的据点就是一把锁。这不就成了一个‘囚笼’吗？敌人要把我们统统装进去凌迟处死啊！如果我们不能打破这个‘囚笼’，就成了‘待决之囚’了。所以，我们要坚决截断敌人的交通，使他们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直至困死。”

“师长比喻得好。”邓小平说，“为了让全区军民对这一点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我看可以提出五个字的口号：面向交通线。”

“很好。”刘伯承赞许道，“白晋铁路如果修成，也是我们的一个心腹之患。我们要破坏敌人的计划，让敌人修不成。你看怎样？”

邓小平干脆地说：

“可以定下来。我和树藩同志先草拟一个破击白晋铁路作战的政治训令，还要强调几条纪律。”

为了贯彻朱、彭首长的指示精神，4月7日，刘、邓命令冀南军民首先展开对平汉路的破击。到27日，冀南军民破坏了内丘至邢台的5公里铁路，石家庄至南宫、邢台至威县、内丘至巨鹿、大名至邯郸等处的100余公里公路，有力地打击了日军分割、封锁冀南根据地的企图。

冀南的破击战，使日军紧张起来，他们立即抽调兵力，在白晋路沿线加兵增哨，并派来飞机侦察。根据新的情况，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暂停对白晋路的破袭，同时以一部主力部队向敌右侧背袭击，将日军注意力引向东南面的陵川。

这一招很是灵验，敌人果然中计，很快从白晋路上抽调兵力南攻，在北段，只剩下第三十六师团部分部队守备。

4月25日，朱德、彭德怀向各部队发出电示，强调打破敌“囚笼政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要求各部队“就当前实际情况，确谋有效之对策”。刘、邓接此电令后，正在计划之际，对于27日收到在晋中地区的太行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曾绍山的电报，报告日军正在集中，准备向长治扫荡。这一情况说明，日军尚未发现一二九师有大规模破路的企图。邓小平不禁大喜，连连说：

“这一次我们要把个‘囚笼’捅个稀巴烂。”

5月1日，一二九师师部在沟堂镇发出《一二九师政治部白晋铁路北段作战政治

训令》，要求各部队“必须迅速地进行大举破路，以粉碎敌人此种阴险的囚笼政策，巩固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3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布《一二九师白晋路北段战役计划》，提出此役的任务是：“协同民众连续破毁铁路，搬完铁轨，烧完枕木，炸毁桥梁土洞，打断敌人修通白晋铁路的企图；坚决消灭大队以下由据点出击之敌；夺取与烧毁敌人军用品，救出、争取修路工人。”

5月20日，一二九师主力及太行、太岳军区主力在2万余群众配合下，在南北一百余公里的白晋铁路线上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破击战。战斗打响后，师部当夜转移到西周村，后又迁到前庄。刘伯承、邓小平轮流守在师指挥所内，通过电台掌握指挥战役。为了将战斗实况拍下，刘、邓派部队保护摄影记者徐肖冰到南关镇实地拍摄破击战战况。

白晋路破击战只用了一天两夜时间。就将敌人经营了一年的白晋铁路彻底破坏五十余公里，毁大小桥梁五十余座，炸毁火车一列，毙伤敌三百五十余人，夺取和烧毁敌兵站储存的大批军用物资，并解救了大批修路民工，粉碎了敌分割太行、太岳根据地的阴谋，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

破击任务基本完成后，刘、邓立即下令主力部队撤出战斗，由地方部队继续破击，一直延续到百团大战开始。

刘、邓根据朱、彭指示精神发起的白晋路战役，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开展交通斗争的胜利信心，为更大规模的交通破击作战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受到了朱德、彭德怀的表彰。

白晋战役后，刘伯承、邓小平率师部北上至榆社潭村。5月下旬在这里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刘伯承作了白晋战役战术总结报告，邓小平传达了黎城会议精神，蔡树藩作了政治工作总结报告。5月26日，彭德怀副总司令到榆社，和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一起检阅了一二九师青年纵队、平汉纵队等部，听取了白晋战役的汇报。彭德怀从白晋战役的成功经验，看到了组织更大规模交通破击战的可能性。

朱德是我党杰出的领袖人物，我军久经考验的军事统帅。他老成持重、沉着冷静、运筹自如、英勇果断，不失军事统帅的风度。同时，他敦厚朴实、谦恭和蔼、平易近人、胸怀坦荡、气量宏大、虚怀若谷，既有让人之心，又有容人之量，不失劳动人民的本色。邓小平始终把朱德看成是自己的上级和革命长者，对他十分尊重、爱戴和信赖。

在战争年代、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邓小平作为朱总司令的下级，总

是不折不扣地、创造性地执行总司令发布的各种军事和作战命令，打了许多出色的漂亮仗，深得朱德总司令的赞赏。那时，他们之间的交往，主要体现在相互来往的军事文电之中。邓小平通过频繁的军事文电，了解和领会朱总司令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及战争的全局情况，朱德同样通过军事文电，了解刘、邓部队的战况和战绩。这种特殊的“人不见面心见面”的思想交流，铸成了他们之间的战友之情和同志之情。

特殊的寿礼

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60寿辰，为了给朱德祝寿，还在晋冀鲁豫解放区驰骋杀敌的邓小平与刘伯承一起，代表前线全体将士向延安发出为朱德祝寿的贺电：

谨以无限敬意，恭祝您永远健康，永远领导着人民解放事业走向胜利……我们并在本月展览和表演自陇海战役以来五次战役中缴获蒋军进犯之各种口径629门炮及18辆轻重坦克车，以示庆祝。

629门大炮、18辆坦克车，多么厚重的寿礼，多么特殊的祝贺啊！这是邓小平与刘伯承一起向党和人民献的忠心，也是他与朱德总司令之间友情似海的标志。

莫斯科，两改朱德讲话稿

全国解放后，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成员之一，常年累月和早已是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成员的朱德工作在一起，他们见面的机会增多了。邓小平和朱德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有时一起外出调查研究；有时一起出席晚会，观看演出；有时一起视察部队，观看军事表演；有时一起出访国外等等。

1956年2月，中国共产党派了一个重要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朱德是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是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中央委员王稼祥、谭震林、刘晓（驻苏大使）随同出访。朱德是在访问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五国之后，先期于1956年2月4日到达苏联进行访问的。2月11日，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和他们的随行人员从国内来到莫斯科与朱德会合。